

잡담주에
죽기로 결심한
아빠에게.



爸爸，我们永远不分离

〔韩〕尹熙一 著
李润楠 译

爸爸的存在，就是支撑家人的力量。

这是一位父亲用十年时间写下的生命留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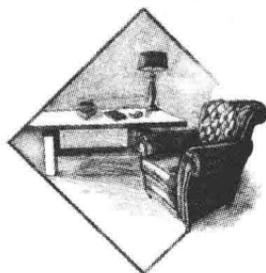
仅将本书献给那些成长中的女儿们和已为人父的儿子们。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

爸爸，我们永远不分离



[韩] 尹熙一 著
李润楠 译

십년후죽기로결심한아빠에게

Copyright 2015© by YUN, HEEILL 尹熙一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©2016 by 中央编译出版社

All rights reserved.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DASAN BOOKS CO.,LTD through 連亞國際文化傳播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爸爸, 我们永远不分离 / (韩) 尹熙一著; 李润楠译.

—北京: 中央编译出版社, 2016.6

ISBN 978-7-5117-3037-4

I. ①爸… II. ①尹… ②李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韩国—现代

IV. ① I312.6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24777 号

爸爸, 我们永远不分离

出版人: 葛海彦

出版统筹: 贾宇璇

责任编辑: 霍星辰

责任印制: 尹 珺

出版发行: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(100044)

电 话: (010) 52612345 (总编室) (010) 52612333 (编辑室)

(010) 52612316 (发行部) (010) 52612317 (网络销售)

(010) 52612346 (馆配部) (010) 55626985 (读者服务部)

传 真: (010) 66515838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溢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40 千字

印 张: 7

版 次: 201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8.00 元

网 址: www.cctphome.com 邮 箱: cctp@cctphome.com

新浪微博: @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: 中央编译出版社 (ID: cctphome)

淘宝店铺: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(<http://shop108367160.taobao.com>) (010) 52612349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

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, 电话: 010-55626985

一直在我身边的父亲
却被我渐渐遗忘的父亲

也许地球上所有的父亲都是如此



1 结婚前日

2月29日 / 002

2 最相信你的人

女儿的臭臭 / 010

女儿，可我想说…… / 017

今天我背叛了你 / 021

3 你长大了，我也老了

连自行车也老了 / 026

当时我还不懂 / 032

女儿的婚礼 / 039

谁的女儿？ / 044

两个人的旅行 / 048

你已经长大成人了 / 056

我的爸爸是这样的人 / 060

4 以父之名

为什么偏偏是我？ / 066

不管怎样，必须活下去 / 069

以父之名 / 072

我也很快就走了 / 081

茫然感 / 086

星期一 / 089

光下的那件黄色毛衣 / 093

像你母亲吧 / 098

5 替你母亲收下吧

抢救室 / 106

一种忧郁 / 108

我的妻子，你的母亲 / 112

保险 / 115

爸爸什么都没留下 / 118

身体 / 123

6 渴望死亡

做那种梦 / 128

爸爸的路 / 132

7 最幸福的人

100岁 / 140

最幸福的人 / 143

未来 / 148

都那样走了 / 153

等待 / 156

狠心的人 / 158

痛苦 / 161

意外 / 164

8 背影美丽的人

一点、一点填满空白 / 170

美丽的背影 / 173

偷偷地 / 175

9 想着你

钱 / 182

彩排 / 184

讣告 / 187

布告 / 190

10 爸爸，求求你

前天晚上 / 196

写给你 / 199

回信 / 202

后记 / 207



结婚前日

2月29日

许久未进过父亲的房间了。没开灯，先闻到了父亲的味道，那是不知从何时起渐渐淡薄了的味道。我曾喜欢过这个味道，也曾讨厌过这个味道，当然，也有过明明在一起却仍怀念着这个味道的日子。

母亲去世后，有一阵子，父亲的房间是我来打扫的。

“你干这活儿虽说算不上负担，不过，以后我的房间还是交给我自己吧。可能是上了年纪，感觉打扫卫生也挺有意思的。”

一天，父亲对我说要自己动手收拾房间，还买了台性能一般的小吸尘器回来。

吸尘器就放在桌旁，没插电，孤零零地立着。能看到滤尘器中的灰尘还没抖净。我说还是我来吧，可父亲坚持自己打开了吸尘器。

桌上放着黑色的笔记本电脑。打从年轻时起，父亲就一直喜欢读书、写作之类的事。我记得父亲经常会写点东西，然后神神

秘秘地保存起来。如今，连笔记本也老了……还有父亲买回来的吸尘器、不知什么地方总是吱嘎作响的椅子，都老了。

一提起父亲，最先想到的是他敲着键盘的样子。父亲打字的声音特别响。噼里啪啦的，有时甚至在房间外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“当兵的时候学会的打字。10张白纸加9张复写纸，要一次性打完，所以打字声音才会这么响，手指头的劲也是那时候练出来的。”

记得有一次我和父亲一同去图书馆，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人敲键盘的声音特别大，我对父亲抱怨了几句。回到家以后，父亲闪烁闪烁地仿佛刻意辩解一般，对我说了上面的那些话。

父亲那强劲有力的打字声，事实上是在告诉我父亲就在身边。只要一听到那个声音，我就会莫名的安心，好像在告诉我父亲始终都会在那里。

父亲打扫过的房间，边边角角仍旧积着尘，到处都是掉落的头发和换下的衣服。有一次，我略带责问的语气对父亲说，“爸爸，您这也算打扫过了？”父亲却耍赖似的边笑边说，“那当然，都打扫过了。我觉得这样更舒服。”

父亲就这样竖立起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。无处不在的父亲的的味道扑面而来，在我不知不觉之间，在工作时、上下班时、晚饭小酌时、用笔记本打字时……就在这些不经意的时间里。现在，我仿佛能理解父亲的味道了。恍然之间，我也到了无法诚实地吐

露真心的年纪了。

巷口有间父亲常去的酒馆，现在这个时间，估计父亲正跟他的朋友们在那里把酒言欢吧。

“喂！少废话，赶紧出来，你得陪我喝一杯。今天脑子太清醒了，怎么都睡不着似的。明天不是我女儿出嫁嘛，我请客！”

父亲就这样一通接着一通的电话打着，把朋友们叫到了一起。晚上早早就出门了。

家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

墙上挂着的日历上，“29号”这一天被父亲用红笔反复勾上了好几圈。今天是2月28号，也就是说，明天我就要离开父亲的身边了。父亲的味道，打字的声音，特别是父亲渐渐老去的皱纹，都将离我远去。

我心想，不管怎样总要给父亲留几句话。该说什么好呢？千言万语在心头，面对父亲却羞于开口，不，是变得羞于开口了。从何时起开始这样的？开始变得与父亲疏远起来？我们不是一直在一起吗？不是一直有好多话想说吗？

打开父亲的笔记本电脑，按下了开机键。可能是笔记本款式陈旧的缘故，开机用了很长的时间。

在手指碰到键盘的那一瞬间，我感受到了父亲的体温。键盘



上常用的按键已被磨得发亮了。特别是“R”和“K”两个键，字迹几乎都被磨掉了。不知是什么字让父亲这么频繁地使用“R”和“K”。

该不会是因为打我的名字时会用到“K”吧，正猜着呢，电脑终于进入了开机界面。很意外，电脑桌面特别干净，只有几个文件夹。在看到“全家福”这个文件夹时，我完全是下意识的点击了鼠标。

那是最近10年间，我们全家人所有的照片，按时间顺序汇拢到了一起。一张都没有落下。

或许，对父亲而言，这台笔记本是满载回忆的仓库吧。仓库自放进东西的瞬间起就开始一点点老旧，回忆就好比是从仓库里取东西一样，父亲把过去的岁月装进了笔记本。

还有一个叫“信件”的文件夹。我印象中，从未见过父亲给谁写过信或从谁那里收到过信。难道是电邮或是短信？父亲倒是经常跟我发发短信的。

我好想打开这个文件夹，实在是无法抑制这股好奇的冲动。尽管内心意识到打开这个文件夹就等于在偷窥父亲的“私生活”，但对父亲秘密生活的好奇心又使我把一切都抛诸脑后。

“信件”这个文件夹也十分整洁。这些文字应该也是度过了漫

长的岁月的，被放置得整整齐齐。

第一封信写于十年前。那时父亲刚刚开始用笔记本电脑。直到现在，父亲打开笔记本电脑包装箱时那副自豪的表情还历历在目。记得我当时好像有问父亲是不是只有他有新东西，还缠着他给我也买上一个。

现在，和父亲共同的生活、共度的时光即将成为回忆，在最后的的时间里，我想给父亲留一封信，溜进了他的房间。没想到，我却把写信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，开始翻看起了父亲的信。

才只看了两行，心里就已经开始泛起酸酸的感觉了。

爸爸我呀

希望无论你是上了小学、进了中学、读了高中、升了大学……
还是踏入社会之后，我都会是让你觉得最舒服的出气筒



2

最相信你的人

女儿的臭臭

一阵凉爽的风吹了过来，就在那个时候。

粑粑啪的一声掉到了地上。没错，“啪”的一声。

变成了一个球的粑粑，啪的一声掉到了地上。

可能是比较大的缘故吧，所以才“啪”的一声掉了下来。

直到现在，当时那个“啪”的声音还记忆犹新。

可是，不知道是那坨粑粑活了过来，还是当时地不平的缘故……粑粑在移动。

咕噜，咕噜……

一米，还是两米？不对，应该还不到两米。那坨屎在白色的沙子上咕噜咕噜地爬着爬着，突然间猛地一下，停住了。

那天……对，那是一个雨刚刚停了的上午。应该没错。

生活中不是常有吗？雨停了的清晨，在前一天水流强势的冲刷后裸露出来的、干净平整的沙地，那种感觉能想象得到吧？